

特别的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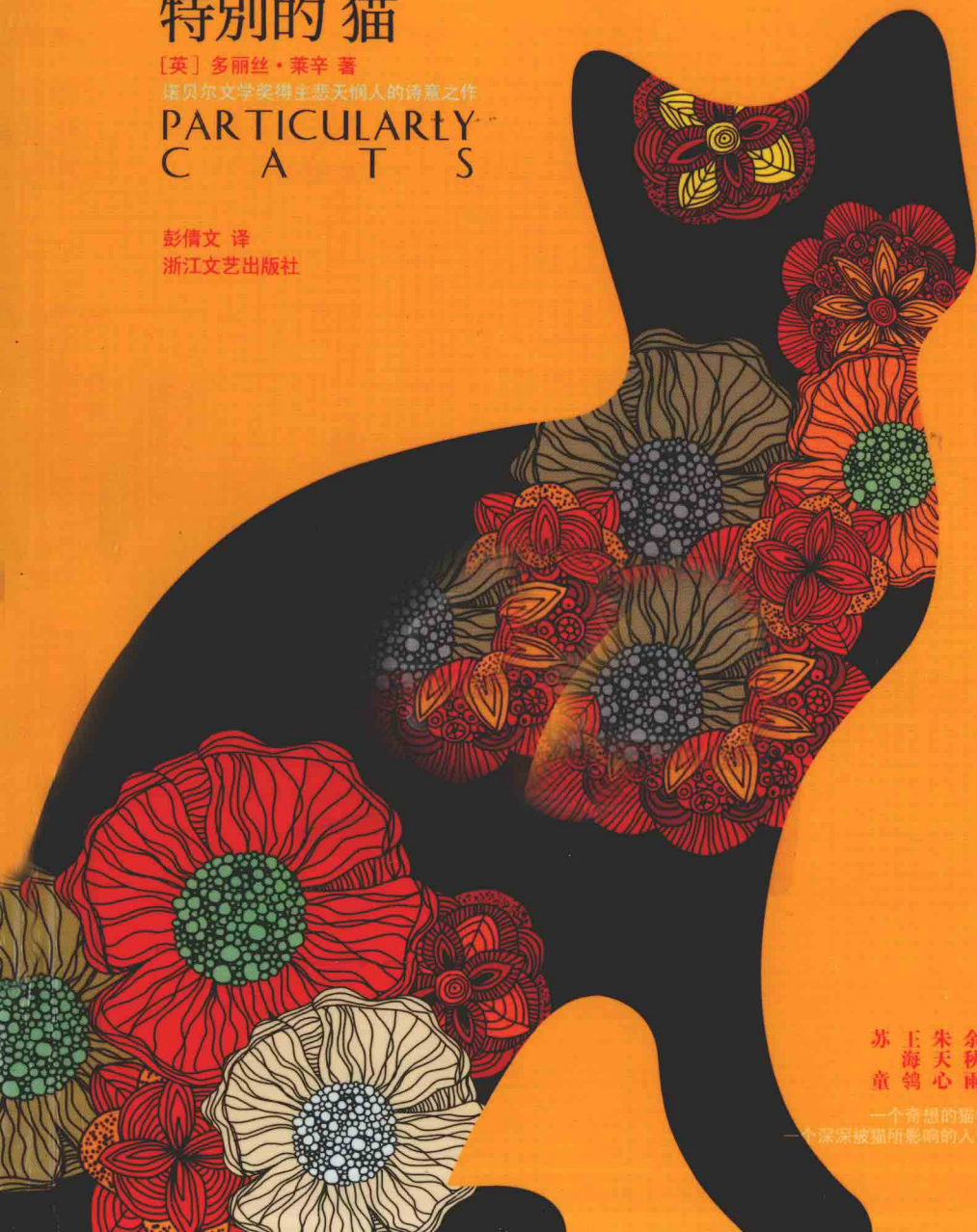
[英] 多丽丝·莱辛 著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悲天悯人的诗篇之作

PARTICULARLY
C A T S

彭倩文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苏童
王海鸽
朱天心
余秋雨

潘华伟等

一个奇想的猫世界
一个深深被猫所影响的人世界

特别的猫

〔英〕多丽丝·莱辛 著

彭倩文 译

原书名: On Cats
作者: Doris Lessing
Copyright © Doris Lessing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, Ltd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08-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别的猫/(英)莱辛著;彭倩文译. —杭州:
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 1
ISBN 978-7-5339-3115-5

I. ①特… II. ①莱… ②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6094号

特约编辑: 秦俊全
责任编辑: 钱建芳
封面设计: 纸皮儿工作室·金泉

特别的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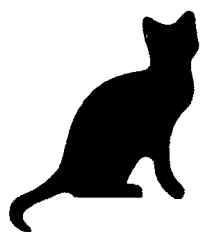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: [英]多丽丝·莱辛
译者: 彭倩文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网址: www.zjwycbs.cn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刷: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: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开本: 890×1240毫米 1/32
印张: 5.75 插页: 2
字数: 116,000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3115-5
定价: 19.00元

目 录

- 001 特别的猫
- 129 幸存者鲁夫斯
- 157 大帅猫的晚年
- 177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



特别的猫


第一章

我家矗立在一座山丘上，在我看来，那些在灌木丛上空御风翱翔的鹰隼猛禽，高度通常与视线平行，有时甚至更低一些。你可以低头俯瞰那些展开时大约六英尺宽的褐色或黑色羽翼，微微倾斜地绕过一个转角，在阳光下散发出炫亮的光辉。你若是待在下方的田野中，就可以躲在树叶青草筑成的翠绿屏障下，躺在犁沟中，最好是选转弯处特别深陷的地方，动也不动地窝在里面。在周遭红褐色土壤的衬托下，你的双腿除了晒黑的部位之外，会显得格外苍白碍眼，所以你最好是在腿上撒点儿泥土，或索性把腿埋进土里去。十来只鸟儿在上方数百英尺高空中往来盘旋，密切注意田野中是否有老鼠、家禽或是鼯鼠的踪迹。这时你可以随意选取一只鸟儿，或许就是你头顶正上方这一只，而你会在恍然间感到，在那一瞬间，你似乎与鸟儿视线相接：冷漠瞪视的鸟眼直勾勾地望进人类冷静好奇的双眸。

你可以看到，在空中那两张巨大的羽翼中间，那如子弹般的梭形鸟身下方，两只尖爪早已蓄势待发。大约过了半分钟，或是二十分钟之后，那只鸟儿就会陡然下降，扑向它所选定的小动物，等猎物一到手，鸟儿就会再度升空，好整以暇地鼓动巨翼扬长而去，只留下一阵艳红的烟尘和一股刺鼻的恶臭。于是天空又恢复原先的样貌：一大片凌空高耸的宁静澄蓝空间，零星散落着一群群迎风回旋的猛禽。但若是在山顶上，那些在空中巡行的鹰隼，随时都会轻松利落地突然向下俯冲，扑向它所选定的猎物——我们家的某只鸡。它们有时甚至会沿着某条上坡路飞越灌木丛，一路上还小心翼翼地调整姿势，免得让宽阔的羽翼碰触到悬垂的枝丫：莫非这些鸟儿懒得花力气从高空陡降到地面，宁可违反它们的加速天性，挑一条好走的空中林荫大道，轻轻松松地穿越树林？

我们家的鸡群就像是一个永不匮乏的鲜肉补给站，为方圆数英里内的所有老鹰、猫头鹰和野猫供应源源不绝的货源，至少在它们敌人眼中看来确是如此。这些家禽自日出到日落，一直都在毫无屏障的山顶自由活动，它们那闪闪发亮的黑、褐、白各色羽毛，持续不断的“咕咕”、“喔喔”啼叫，以及脚爪刨抓地面与仓皇奔走的聒噪声响，全都为掠夺者标示出清楚的记号。

在非洲的农庄，大家习惯把煤油灯和汽油罐的盖顶除掉，在里面放些发亮的金属块，用来反射阳光，据说这么做可以把鸟吓走。但我曾经看见过，有只鹰大喇喇地从树上飞下来，完全无视周遭一大群黑人白人和猫猫狗狗，把一只正在打瞌睡的胖母鸡从它的蛋窝里抓



走。另外还有一次，当我们正在屋外享用茶点的时候，总共有六个人亲眼目睹，有只鹰突然从空中扑下来，攫走了一只躲在灌木下的半大小猫。你若是在漫长炎热的静谧正午，忽然听到一阵“吱吱喔喔”叫或是“噗噗”拍翅声，这就只有两种可能性，不是有母鸡被公鸡踩了一脚，就是又有只家禽被老鹰抓走啦。不过呢，反正我们家里的鸡多的是。再说，猛禽实在是太多了，拿枪扫射根本毫无用处。不论在任何时段，你只要站在山丘上，随便抬头一望，铁定可以在方圆半英里内，找到一头在空中翱翔的猛禽。你可以看到，在它下方大约一两百英尺的地方，有个细小的黑影正迅速掠过树梢，越过田野。我坐在树下休息时曾经亲眼看到，地上那些小动物，只要一发现高空巨大鸟翼所投下的不祥阴影，不偏不倚地落到它们身上，或是暂时掩盖住树丛与草地上的阳光，它们不是立刻吓得呆立不动，就是赶紧找地方躲藏。这些猛禽从不单独现身，通常都是有两只、三只，或是四只，成群结队地在空中盘旋。你或许想不通，它们干吗非得待在同样的地方不可？说穿了其实很简单！它们事实上全都是驾着同一道气流涡旋，各自在不同的高度临风飞翔。在距离它们不远处，还可以看到另一组鹰群。再凝神细看——天空到处都是一个个的小黑点，若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它们就会幻化成无数的小光点，就像是在窗外光束中随风翻飞的尘埃。在这片连绵数英里的蔚蓝晴空中，究竟有多少鹰隼在风中盘旋？几百只吗？而每一只猛禽都能立刻从空中扑下来攫走我们的鸡。

因此，我们通常不会花时间去射杀老鹰，只有在盛怒时才会忍

不住动手。我记得，当那只尚未完全长成的猫咪，在鹰爪下“喵喵”惨叫，迅速消失在天空中时，我母亲气急败坏地朝空中开了一枪。那自然是一点儿用也没有。

若说白天是属于鹰群的猎场，那么黎明和黄昏则是猫头鹰的天下。太阳一下山，我们就会把鸡群赶进养鸡场过夜，但这时猫头鹰早已虎视眈眈地坐在树上伺机而动。而且，猫头鹰只要再稍稍晚睡一会儿，说不定就可以在清晨曙光初现、养鸡场再度敞开时下手捕一只肥鸡大快朵颐。鹰群总是在阳光中行动；猫头鹰安于迷蒙的微光，但夜晚却是野猫横行的王国。

这时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鸟类可以在绵延数千英里的无垠天空中自由翱翔。但猫大多都拥有一个巢穴，一名配偶，一窝小猫——至少总会有个猫窝。我们只要一发现野猫跑到我们家的山丘栖息，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格杀。野猫在夜晚偷偷潜进养鸡场，他们神通广大，总有办法在墙上或是铁丝网上，找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缝隙钻进来。野猫跟我们的猫咪交配，引诱这些爱好和平的家猫离家出走，到灌木丛中风餐露宿。而打死我们也不敢相信，我们家这些过惯好日子的宝贝猫咪，竟然能够适应这种朝不保夕的野外生活。野猫的出现，对我们家这些娇养小兽的处境，提出了相当有力的质疑。

有一天，一名在我们家厨房工作的黑人表示，他在半山腰的树枝上看到了一只野猫。当时我的兄弟们都不在家，于是我当仁不让，连忙抓起点二二来复枪，赶过去猎杀野猫。那时是正午时分，猫通



常不会在这种时候外出活动。我看到那只野猫趴在一株尚未长成的小树枝丫上，龇牙咧嘴地朝我“呜呜”低吼。她的绿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。野猫大多都长得不怎么好看。他们的皮毛看起来黄褐褐丑兮兮的，而且十分黯淡粗糙。更糟的是，他们还臭得要命。这只野猫显然刚偷了一只鸡吃，而她行凶的时间，距离此刻绝不会超过十二个钟头。树下的土地上散落着一堆白色的羽毛和一些已经开始发臭的肉屑。我们最讨厌野猫了，他们总是对我们露出利爪，“嘶嘶”怒吼，把我们当做仇人似的。我朝她开了一枪。她“噗通”一声，从树枝上摔下来，跌落到我脚边。她躺在飞舞的羽毛堆中，微微挣扎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完全静止不动了。平常我都是立刻抓起那又脏又臭的猫尾巴，把尸体拎起来，扔到附近一个废弃的井里。但这只野猫却让我感到有些地方不太对劲。我弯下腰来，仔细打量她。她的头形不太像野猫，她的毛虽然相当粗糙，但跟真正的野猫比起来，还是太柔软了些。我必须承认，她并不是野猫，而是我们家的猫咪。我们赫然发现，这具丑陋的尸体，竟然就是我们家的宝贝米妮，一只在两年前忽然失去踪影的迷人宠物——那时我们还以为她是被老鹰或是猫头鹰抓走了呢。米妮有一半波斯猫的血统，是一只毛茸茸、软绵绵，让你打心底疼爱的小动物。但这确实是她，一名偷鸡贼。我们在我开枪射杀她的那棵树附近，找到了一窝小野猫。但他们性子太野了，明显把人类视为他们的天敌：我们手臂和双腿上的咬伤和抓痕就是明证。所以我们只好动手除掉他们。或者该说是，我母亲负责找人把他们处理掉。由于某些我直到许久以后才开始加以深思的家庭律

法，使得这类讨厌的工作总是毫不例外地落到她的头上。

我得向你们解释一下我们当时的处境：家里总是有一大堆猫。而距离我们最近的兽医，也远在七十英里外的索尔兹伯里^①。我记得当时根本就没人替猫做“去势”手术，而替母猫做结扎，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哩。家里养猫，就表示一定会生小猫，而且数量奇多，次数又频繁得要命。所以说，总得有人动手除掉这些多余的小猫吧。也许是某个在家里或厨房工作的非洲人下的手。我还记得，那时我常常听到他们说 bulala yena（杀了它！）！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农庄中，所有受伤和体弱多病的动物家禽，全都会得到同样的宣判：bulala yena。

不过，家里的猎枪和左轮枪，却是我母亲专用的武器。

比方说，蛇就是由她全权负责处理。我们向来就非常讨厌蛇。坦白说，我们根本就等于是跟蛇住在一块儿嘛，这听起来相当吓人，事实上也真的挺可怕的。但话说回来，我虽然怕蛇，但我真正最怕的还是蜘蛛——那些巨大无比、种类繁多，数量多得数不清的蜘蛛，让我的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我们常看到的蛇有眼镜蛇、黑色曼巴蛇^②、鼓身蛇^③，夜宽蛇^④。另外还有一种特别讨厌的蛇，叫做非

① 索尔兹伯里 (Salisbury)，津巴布韦（原名罗得西亚）首都，现名哈拉雷。

② 曼巴蛇，眼镜蛇科树眼镜蛇属，体形较大，剧毒，常主动攻击人。

③ 鼓身蛇，世上最大的毒蛇之一，剧毒。

④ 夜宽蛇，宽蛇的一种，大多栖息在南非与撒哈拉沙漠，剧毒。



洲树蛇^①，它们老爱缠绕在树枝或走廊柱等远离地面的地方，而谁要是胆敢打扰到它们，它们就会一股脑地把毒液喷到这家伙脸上。它们通常都是待在跟人类视线平行的地方，所以常常有人眼睛被它们毒瞎。但在我与蛇共住的二十年漫长岁月中，总共就只出过一次意外：有条非洲树蛇朝我兄弟的眼睛喷射毒液。幸好有个非洲人及时用灌木制成的草药进行抢救，才让他逃过失明的厄运。

不过，我倒是常听到有蛇出没的警讯。有蛇溜进厨房，有蛇缠绕在柱子上，有蛇躲在餐厅里面，它们似乎无所不在。有次我还糊里糊涂地把一条夜宽蛇看成一束毛线，差点儿就把它给拎起来了呢。幸好它被我吓了一跳，发出“嘶嘶”声响，才让我们双方因此而逃过一劫：我吓得赶紧落荒而逃，它也得以顺利脱身。还有一次，有条蛇钻进一个装满纸张文件的写字台。我母亲和仆人花了好几个钟头，才把那条蛇赶出来，好让她开枪把它打死。另外还有一次，有条曼巴蛇蹿到了储藏室的谷物箱底下。这下我母亲无计可施了，只好平躺在地上，朝这个距离她只有一英尺远的生物开了一枪。

曾有一次，有条蛇钻进了木柴堆里，使家里人大为紧张。当时是我告诉母亲，我好像看到有条蛇蹿进两根木柴中间，却因此而害死了一只心爱的猫咪。我看到的其实是猫的尾巴。我母亲听信我的话，朝一个移动的灰影开了一枪。猫立刻发出凄厉的惨叫，他的腹侧破了一

① 非洲树蛇，游蛇科唯一会危害人类的毒蛇。身体与眼部颜色变化多端，善于伪装。

个大洞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他在木柴堆中挣扎滚动，不停地“喵喵”哀号，而我们可以透过他那脆弱碎裂的肋骨缝隙，看见他那血流不止的小心脏。最后他在我母亲的泪水与爱抚中死去。而那条造成混乱的眼镜蛇，此时却绕着数码外高处的一根原木，优哉游哉地打转。

另外还出现过一次大骚动，搞得家里人心惶惶，天下大乱，大家拼命大喊大叫，慌乱地互相警告。在芙蓉灌木和荆棘树丛间，那道岩石密布的小径上，有只猫正在与一条袅袅舞动的纤细黑蛇进行生死搏斗。然后蛇钻进一道约一码宽的荆棘树篱，躲在里面，用它那对闪闪发光的蛇眼，盯着没法靠近树篱的猫。猫在那里待了一整个下午，不停地绕着那丛多刺的荆棘树篱打转，朝蛇“嘶嘶”怒吼，“喵喵”叫个不停。但是等天一黑，蛇就毫发无伤地溜走了。

残缺不全的片段记忆，截头去尾的破碎故事。那只瘫在我母亲床上，痛苦地凄厉惨叫，双眼因蛇的毒液而高高肿起的猫，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？还有那只装了满肚子奶汁，腹部耷拉下来垂到地上，哀哀哭喊着走进屋中的猫，她又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？我们后来到工具房，去看她那窝躺在旧盒子里的小猫，却发现他们全都不见了。仆人检查盒子周遭的灰尘，说：“Nyoka。”一条蛇。

在童年时代，所有在我们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与动物，以及当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，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全盘接受。然而，它们若是突如其来地失去踪影，同样也不会有人去多作解释，或是提出询问。



但现在，当我回想起以前养过的猫、家里无所不在的猫、童年跟猫有关的上百件事情，以及与猫相伴所度过的漫长岁月时，我总是不禁为这背后所代表的繁重工作而大为震惊。现在我在伦敦家中养了两只猫，而我常说，若有人胆敢夸口说，光是为照顾这两只小动物，就得花费多少力气、操多少心的话，那可真让人忍不住笑掉大牙。

那时照顾猫的所有工作，必然全都落到我母亲头上。男人负责农事，女人照料家务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就算农庄的家务比一般城里所谓的简单家事要忙上一百倍，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变。何况能者多劳，就算只是以个性与能力来评断，这份工作也是非她莫属。她精明能干、通情达理，又富于人情味。同时，她又非常务实，不会轻易感情用事（不论从哪方面来看，我母亲都显得十分实际）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她是那种了解事情该怎么做才最好，必要时也会动手去做的务实主义者。她是一个真正的厉害角色。

这些道理其实我父亲也都懂，他毕竟是一个乡下人嘛。但他对这一切却总是有些不以为然；每当有事情必须解决，有待进一步的计划，或是不得不采用最后的非常手段时——理所当然地总是由我母亲负责执行。“所以就这么决定了！没错吧！”他一开始会半是愤怒、半是钦佩地冷言冷语，“什么大自然嘛，”但他最后总是会屈服，“平常倒还挺好的，但只要一失控就不行了。”

但我母亲向来总是不遗余力地维护大自然的法则，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她的责任，同时也变成了一种负担，像她这种个性，自然不愿浪



费时间，来讨论这些多愁善感的哲学问题。“反正这又不用劳您的大驾，是不是啊？”她会这么回答。她的语气很幽默，似乎只是随口开玩笑，但这句话自然带有怨恨的意味，因为我父亲并不用去淹死小猫，射杀蛇群，处死病弱的家禽，用硫磺熏白蚁窝。我父亲甚至还很喜欢白蚁，常常看白蚁看得入迷哩。

这一切使我更加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在那可怕的周末，母亲会抛下我，让我跟父亲两人，和大约四十只猫一起待在家里。

我事后回想，我所能记得的唯一解释，就只是一句话：“她心肠太软了，连一只小猫都舍不得淹死。”

这句话是我说的，语气烦躁不耐，并带有冰冷强烈的怒气。那时我正在跟母亲对抗，那是一场生死搏斗，一场生存之战，而这或许跟那件事有些关连，但我无法确定。但我此刻忍不住胆战心惊地猜想，她那时究竟是什么原因，才会突然丧失了勇气。或许那其实是一种抗议？那到底传达出什么样的内心悲痛？当年在她突然开口表示，她此后再也不愿去淹死小猫，或是动手除掉极需安乐死的成年猫时，她真正想要传达出什么样的心声？最后，在她明明知道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（这件事在家里一天到晚提到，她不会不晓得）时，她为什么会断然抛下我们两人径自离去？

我母亲拒绝再担任管理者与裁决者的角色，来维持大自然合理繁殖与非理性增生之间的平衡状态，因此在短短一年之内，我们家 and 房子四周的库房，以及农场周围的灌木丛，就全都猫满为患了。各种年龄的猫：家猫、野猫、半驯半野的猫；长满皮癣、眼睛溃烂、残

疾跛腿的猫。更糟的是，其中还有六只母猫怀孕了。照这样看来，要是再不想点儿办法，几个礼拜之后，我们家就会变成上百只猫的混乱战场了。

这下非采取行动不可了。我父亲这么说，我这么说，仆人们也这么说。我母亲却抿起嘴唇，一言不发地离开家门。她离家前先跟她最疼爱的猫咪道别，一只虎斑猫，家里所有猫全都是她的子孙。她温柔地抚摸猫咪，并轻声哭泣。我还记得，我当时觉得她这人真是婆婆妈妈，我并不了解这些泪水所代表的无助。

在她离开时，我父亲一连问了好几声：“嗯，看来是非做不可了，是不是？”没错，的确是非做不可。于是他打电话给城里的兽医。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我们家跟其他二十名农夫共用一条电话线。你必须先等其他入聊完各式八卦题材，交换过各种农场情报后才能使用电话；然后你得打电话到车站，向他们申请一条可以跟城里通话的线路。等到有线路可以用的时候，他们再打电话通知你。从头到尾说不定得等上一个钟头，或是两个钟头。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，你坐在那边干等，眼睁睁地望着那些猫，暗暗祈祷这丑陋的事情能够快点结束。我们并肩坐在餐厅的餐桌边，等待电话铃声响起。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才联络到兽医，而他表示，成年猫的最佳安乐死方法就是用氯仿。距离我们最近的药局是在二十英里外的锡诺亚^①。我们开车去锡诺亚，但那儿的药局周末休业。我们在锡诺亚打

① 锡诺亚(Sinoia)，津巴布韦城市。